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A 类



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

Eastern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

〔德〕瓦尔特·伯克特 著
(Walter Burkert)

唐 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A 类

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

Eastern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

[德] 瓦尔特·伯克特 著

(Walter Burkert)

唐 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
(德)伯克特著; 唐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8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7533-2

I. ①希… II. ①伯… ②唐… III. ①文化史-研究-
古希腊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7640 号

· 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 ·

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

著 者 /

德* 瓦尔* 伯克特*

译 者 /

唐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编辑 / 高 雁 黄 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33-2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2014-4060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王焕生

唐卉女士翻译的《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是 21 世纪以来新发表的西方文明研究的重要创新成果之一，对于我国学界方兴未艾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镜作用。

该书由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撰著，主要研究古埃及文明和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诞生和早期发展的奠基性影响，着重分析荷马史诗和古希腊宗教、仪式、礼俗及哲学思想等。古代欧洲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然而古代希腊文明自兴起便由于地理的邻近和交通的便利而与先于自己崛起的地中海东岸的西亚文明密切关联，二者处在持久不断的交往和影响之中。二者之间关联的一个中介就是位于地中海中的克里特岛及其米诺斯文明。由于西亚古文明历史更迭频繁、衰落和消失得较早，残留的史料稀少等，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西方知识界所了解，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随着近代以来考古学发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译，西方学界兴起“亚述学”，一百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将失落已久的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的历史重构出来，号称人类文明的开端，从而刷新了世界史知识的总体格局，引发了西方文明探源研究的范式变革。欧美知识界习惯已久的“言必称希腊罗马”，转变为“言必称苏美尔和巴比伦”，即孕育出一种新的文明史观和研究方式，不仅不再孤立地看待古希腊文明，而且同更早形成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联系起来重新认识。



本书作者瓦尔特·伯克特多年来追踪西方文明起源研究的范式更新，重点研究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对古希腊文明起源的影响。他勤于开辟和探索，著述成果丰硕，视野开阔，所引用的前沿性材料丰富多样，对几个古文化之间的关联做出了许多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和推测，提出一些重要新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并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例如，对东西方文明划分的传统观念，长久以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地理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制约，把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视为世界中心，凡是罗马以东皆称东方，凡是罗马以西皆为西方。历代的读书人所熟悉的教科书，都是以此坐标系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晚近的研究和大量考古发现表明，这样的一种世界地理空间划分是西方人建构出来的，并不符合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深厚传统之历史真相。较新版的知识表达，已经全面批判并放弃这一套西方霸权话语。瓦尔特·伯克特的观点，在批判旧观点、重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新观点方面，发挥了总体引导和细部论证的先锋作用，他的观点超越德语学术的界限，普及英语学术界，从而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本书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面广，跨越了传统意义上西方与东方的划分界限，涉及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希腊、拉丁、波斯等古老的文字和文献，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对译者的知识储备和观念来说不啻一场严格的考验。唐卉副研究员迎难而上，坚持数载完成汉译的任务，在必要之处增添了一批方便国内读者阅读的注释。译文文笔顺畅，不失为一部优良的译作。

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将有助于国内读书界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提升我们的西方文明史和西方文学史知识，并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谨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王焕生

2012年12月24日于北京劲松

2015年5月25日增补

前 言

1996年4月，在威尼斯的卡·弗斯卡里大学（Università Ca Foscari），我出席了在那里举办的关于早期东方－希腊相互影响的四场讲座。克劳迪娅·安托内蒂（Claudia Antonetti）教授和鲁西奥·米拉诺（Lucio Milano）教授最初将这些威尼斯的讲座（*Lezioni Veneziane*）收录成一本小册子，后来以《从荷马到贤士》（*Da Omero ai Magli*）为书名，由马西里奥出版社（Marsilio Editori）于1999年发行。随着人们对此书兴趣的不断增强，它相继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出版：法文版的书名是《希腊文化的东方传统》（*La tradition orientale dans la culture grecque*），由巴黎的马库拉出版社（Macula）于2001年出版；西班牙文版的书名是《从荷马到麻葛斯^①》（*De Homero a los Magos*），由巴塞罗那的爱乐·阿坎提拉多出版社（El Acanalado）在2002年刊行；德文版的书名是《希腊与东方》（*Die Griechen und der Orient*），由慕尼黑黑的柏克出版社（Beck）在2003年公开发行人。

以最初的讲座为基础，这本书的全文已经得到了修正和扩充。除了增加了一个总的引论，还在正文处添加了一个章节，特别是第四章，我

① 麻葛斯（magos）为古希腊词 *mageia* 的派生词，是古希腊社会常用的词语，指称施行巫术的人。*mageia* 最初指的是波斯祆教祭司所主持的一种宗教仪式，派生词有“magos”“magikos”“mageucin”等，麻葛斯是主持 *Mageia* 仪式的专门人员，后来被古希腊人用来泛指巫师。英文“magic”（魔法、巫术）即直接从古希腊词语借用而来。相关资料可参考乔格·洛克（Georg Luck）的论文《古典文献中的女巫和男巫》（*Witch and Sorcerer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载于 *Witchcraft and Magic in Europe: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part 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pp. 97–101；马修·迪克（Matthew W. Dickie）《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巫术和巫师》（*Magic and Magician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Routledge, 2001）等。——译注



引入了一些新材料和新观点。目前，东方文化已经成为国际研究和探讨的精深领域，对古典学家而言，迄今为止仍可唤醒他们最起码的求知欲；出版发行物的数量也在持续递增。我借本书所要表达的意图，就是保持讲座的优势，将之集中体现在观点的提出和诠释上；书后的附注部分仅仅触及一些问题的表面而已，实乃浩瀚学术沧海中的一粟。

在此感谢玛格雷塔·富尔顿（Margaretta Fulton）、安妮塔·萨福朗（Anita Safran），并向哈佛大学出版社致谢，感谢他们的敬业、对我的激励以及在英文出版方面提供的所有帮助。

瓦尔特·伯克特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字母书写	24
第二章 荷马史诗的东方化特征	33
第三章 东方智慧文学和创世神话	76
第四章 俄耳甫斯和埃及	112
第五章 麻葛的降临	158
缩略语	199
不同翻译版本中的古代资源	200
参考书目	203
重要译名对照表	217
中文索引	219
英文索引	222
译后记	234

导 论^{*}

荷马评论说，库克罗普斯人（the Cyclopes）^① 都是野蛮人，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库克罗普斯人没有船只……（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们，可以通过航海到达许多城市，互相联络并建立友谊。”^[1] 库克罗普斯人居住在一个自然的天国里，没有农业，没有葡萄栽培技术，更没有城市或者国家，那里的人们一个个就像没有法律约束的食人怪物一样。相比之下，文明，通过旅行和商业这些主要渠道，加深了外国人之间和遥远的边境伙伴之间的联系。彼此间的交流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令大家“见识到许多城邦和居民，以及了解到他们的内心思想”^[2]，这正如荷马在《奥德赛》开篇时夸赞奥德修斯长时间冒险旅行的话语。一切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在内，都需要跨文化的接触。

欧洲的传统，尤其是学术传统，曾经一度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古希腊，视其为独特的、孤立的、古典的。“古典”亦即预先假设和确定了已被认可的标准或规范——然而这些都正在从我们多文化的世界里销声匿迹，并将无法轻易还原。像“古典的希腊”（Classical Greece）这样的术语仍然适用，且方便使用，因为它指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较高级

* 本书中的尾注皆属作者原注，标于每章之后，标号为[1][2]等；脚注均为译者参照《英汉大辞典》（第二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神话辞典》、《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古典神话人物词典》、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世界诗学大辞典》等资料所加，在每页下方标明，标号为①②等，特此说明。原书页码见边码。

① 希腊神话中一些只有一只眼的巨人，也称独眼巨怪。在《奥德赛》中，荷马把独眼巨怪描写成强壮有力的巨人，他们是食人者，蛮横粗暴，不知耕耘，不敬神灵，居住在深不可测的洞穴里（传说是西西里）。相关内容见《奥德赛》第1卷第70行，第9卷第106~115行。



的文明，成为地中海地区争相模仿的对象，之后，在东方以及拉丁西方，“古希腊”作为典范被重新发现和数度复兴。由于这个缘故，欧洲
2 拥有一个希腊的名称。另外，希腊遗产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也并非毫无价值。

然而，“古典”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不同的时期会对坚持特性深感兴趣。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古老的自我界定，并加入哥特式衰落期和人文阶段复苏的历史视野。启蒙运动^①则带着自古典时代开始倡导的知识进步的概念，走得更远。结果，一种说法被制造出来：“古典的希腊”作为一个“起源”出现，仿佛从无与伦比的超常智慧种子中自然而然地发芽。

19 世纪，出于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古典学研究建立起来，这越发使得古希腊陷入孤立的状况^[3]。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浪潮，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争结束了，特别是在德国。后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化必定是国家的文化。正是在那个时候，印欧语系语言的发现和阐述，激活了比较语言学研究，一起带来了希腊语、罗马语还有日耳曼部落语，建立起横亘在这些语言和闪米特（the Semitic）语之间以及创造了《圣经·旧约》的语言——希伯来语之间的屏障。^[4]荷马，这位在 18 世纪曾被尊奉为“起源巨匠”^[5]的诗人，如今成了希腊起源的天才，对于德意志来说，这意味着德国、希腊、新教徒的联盟，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学院的体制——19 世纪的“运动场”（gymnasium）^②。

结果却是，古希腊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认识到一项重要进展——19 世纪在古典学研究领域轰动一时的学术盛况——对古老近东的重新发现。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献的释读给我们的历史记载增加了大约两千年的内容；借由最原始的语言打开了最早的高等文化（high cultures）之门。发现这些被遗忘的文献的同时，声势浩大的挖掘工作开始进行，

①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尤指 18 世纪欧洲以推崇“理性”、怀疑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为特点的文化思想运动。

② 一语双关，既指古希腊的运动场，也指德国培养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高级中学。

先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1842 ~ 1855），接着是在希腊。挖掘的成果之丰硕，令人震惊。一些特殊的研究科目由此得到促进，比如近东研究、古埃及学研究、《圣经·旧约》研究和古典希腊研究，这些研究领域自然而然地趋向分化并且各自成为具有专门化资格的领域。像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那样多门学问集于一身的人，只是例外。^[6]

20 世纪新兴的发现给世人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这一切发现开始于 1915 年，伴随着赫梯（Hittite）^① 的首都博阿兹昆 - 哈图沙（Boghazköy-Hattusa）丰富庞大的文献档案一道，中央安纳托利亚（Central Anatolia）地区的赫梯语言及其文明得以重见天日；在叙利亚，乌加里特（Ugarit）城^②同乌加里特的文献一起被挖掘出土，之后，1930 年左右，赫梯语和乌加里特语由闪族语言学家们释读了出来。^[7]上述两大发现把东方纳入研究视野，证明它们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曾经与古希腊人发生过直接接触。由于赫梯语已经被证实属于印欧语系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希腊与闪米特之间的分界线就显得没有意义了。的确，一些与希腊神话相类似的东方神话曾经对本研究领域产生过特殊的冲击力：1930 年，瓦尔特·波齐格（Walter Porzig）撰写了《伊琉阳卡斯和提丰》（*Illuyankas and Typhon*）一文，比较了赫梯神话中龙的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兽提丰的异同，随后在 1935 年，福里尔（Forrer）出版了关于库玛尔比（Kumarbi）的首部研究成果，说明这一神灵明显与赫西俄德（Hesiod）在《神谱》（*Theogony*）中所描绘的克罗诺斯（Kronos）^③ 形象具有相似性。^[8]可是，在当时所有的古典语言学家当中，只有弗朗兹·多恩塞夫（Franz Dornseiff）从一个

① 赫梯为公元前 17 世纪左右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建立的强大古国，后为亚述人征服。其语言文字特点是楔形文字与象形文字并存，据信属于印欧语系。

② 叙利亚古代城市，位于地中海的东海岸，最早的聚居地是一个设防的小镇。公元前 15 ~ 前 12 世纪繁荣，建有宏伟的皇宫、庙宇、圣坛和图书馆。约公元前 1200 年被毁。

③ 克罗诺斯，时间的化身。因与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的发音相近，经常被混同。俄耳甫斯教认为，他同宙斯和大地一样，是宇宙的本原之一；火、气、水是克罗诺斯的产物，一代一代的神就起源于这些大元素。在近代艺术作品中，克罗诺斯的形象通常是手执镰刀的老人。《神谱》称其为“狡猾的克罗诺斯”。现在多译为“克洛诺斯”。



旁观者的角度，意识到古典世界的新范围，并建议放弃将早期黑铁时代出现的文明归属于“幽僻之地”（provincial seclusion）的信条。^[9]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得到较为普遍的共鸣。1946年赫梯文献《天堂中的王国》（*Kingdom in Heaven*）出版发行^[10]，没人能够否认这一文本与赫西俄德的《神谱》具有惊人的相近性——当然，前者更加古老。接下来，1952~1953年，线形文字B（Linear B）的释读表明希腊脱胎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和克里特。^[11]正如人们在韦伯斯特（T. B. L. Webster）和丹尼斯·佩奇（Denys Page）的出版物当中看到的，在他们当中甚至包括古典学家掀起一股对青铜时代研究相当大的探索热情；塞勒斯·戈登（Cyrus Gordon）自造了一个新概念——“青铜时代的‘考伊奈’”（Bronze age Koine^①，意思是普遍文明中的共识）。^[12]奥尔福德·霍拜克（Alfred Heubeck）则坚持迈锡尼4（Mycenae）^②和荷马之间的年代距离和两者间的差异，他提请学者对后青铜时代（post-Bronze Age）的发展和交流加以关注。^[13]

近年来，跨文化的研究占据上风，而关于希腊起源的传统观点却越来越显得陈旧和苍白。这一转变发生的背景可能是，欧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社会中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从欧洲出身中挣脱出来并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未来，于是欧洲人成为日趋萎缩的少数派。具有攻击性的批评则将这些老欧洲的特权嘲笑为“死亡的白人”（dead white men），在这些人中就有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人，因此希腊人比其他种族更加“没有生机和活力”。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n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14]获得了异乎寻常

① “考伊奈”，希腊文 *κοινή*（*koine*）的音译，意思是“共同的，共有的”，现在通译为“共同体”。

② 希腊伯罗奔尼撒东北部的史前城市。为一座天然的岩石城堡，是传说中阿伽门农的都城。青铜时代十分繁荣，成就了与众不同的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400年在爱琴海地区达到全盛，约公元前1100年随着北部多利安人的入侵而衰落。迈锡尼的挖掘始于1840年，以1876年左右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的发现最为著名。遗迹包括狮子门、卫城、谷仓和几座王室蜂箱墓及井墓。



的成功，在书中他指控传统的欧洲学术，认为德国学术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都忽视或模糊了南方和东方，尤其是古埃及青铜时代的文化成就。激烈的论战接踵而来；尽管马丁·伯纳尔和众多追随者论述中的许多细节容易引起争议，然而众说纷纭的论战并没有什么意义。研究者应当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和全新的视角，以求得出更为公允的判断。^[15]

毫无疑问，我们对术语“东面的”（Eastern）或者“东方的”（Oriental）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时，首先预设了一个“西方的”（Western）视域，似乎那些或多或少地位处欧洲东边或东南方向的国家 and 文明——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曾经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宗教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然而，笼统地说（其中包括远东），我们会同意这样的说法：起先，最高等的文明在那一带发展起来，而后文明成就逐渐地传播至周边地区。所谓希腊奇迹的背景和语境，假如曾经存在的话，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追溯早期希腊文明的文化环境，我们将致力于从研究它的东方邻居开始。

这并不表示我们能够通过因果的方式解释诸多的文化发展。对复杂 5 的文化现象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总是会面临实验性和片面性的情况。越是多元的观点越能孕育出更为周全的描述。因此，文化交流的动力将是本书探讨的重点。的确，仅仅提到影响问题无法令人满意。人们不得不去搜寻各式各样对于文化影响的回应，于是改造和变形发生了，其中包括一些可能由误解所导致的改进。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文化输入，比如像技术、技能和大量观念的传输，同时也要看到消极的输入，像侵略、压迫和剥削。主要的问题在于存在着的社会系统和经济命脉是如何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其影响程度如何，它们是否被带入更深远的发展当中，或者在发展进程中遭到禁绝和毁坏。虽然历史的事实无法预料，然而这些事实绝不可以在回顾之中遭到忽略。

希腊（的范围）尚未在地理学上得到明确的界定。^[16]早在青铜时代，希腊人便已经越过巴尔干半岛移居到了爱琴海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沿小亚细亚海岸，甚至到达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在那些地方展开了



全方位的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被动地寻求原材料，特别是金属，以便为农业提供空间，而东部的高等文化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起来，于是夹在中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位处旁侧的安纳托利亚在东西部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中脱颖而出。这些文明的显著特征是：一种高等的组织状态，包括文字的使用和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在国王和神庙之中。这些文明在公元前3千纪开始露头，伴随着兴衰浮沉和复杂多变的历史，在公元前2千纪（我们通常称之为中晚期青铜时代）达到繁盛，随后衰亡；即便如此，在铁器时代早期，这些文明仍然在文化上占据着支配地位。

- 6 青铜时代的制度绵延至欧洲，形成最早的欧罗巴高等文化，也称为米诺斯文化（the Minoan），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期在克里特岛兴盛起来。一些城市以宫殿为中心，像克诺索斯（Knossos）、法伊斯托斯（Phaistos）、马里阿（Mallia）和卡尼阿（Kydonia 或 Chania），从事政治管理和经济活动，使用同一种文字系统，即至今尚未破译的线形文字 A（Linear A）^①。米诺斯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传播到希腊大陆，当时希腊有几座主要宫殿——迈锡尼宫、皮洛斯（Pylos）宫和忒拜（Thebes）王宫；这些王宫所使用的书写字母，也就是线形文字 B，在1952年得到破译，那是迈锡尼的希腊文字。^[17]

爱琴海周边大多数青铜时代的文明都在公元前1200年毁于一旦。当时一场离奇的灾祸骤然降临，希腊、克里特、赫梯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无一幸免。宫殿，那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甚至那些金属制品，几乎消失了好几个世纪；数种文字系统逐渐停止使用，慢慢地遭到遗忘。没怎么受到这场灾祸波及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的灾祸和持续的恶劣影响撼动着塞浦路斯。由于文字的失落，有关这场多重

① 线形文字 A 和 B，即公元前2千纪爱琴海诸文明书写用的线形文字形式。线形文字 A 的音节文字是从左到右书写的，通行于公元前1850～前1400年。目前，用线形文字 A 书写的语言尚不清楚。线形文字 B 来自线形文字 A，是由迈锡尼希腊语借用米诺斯人的文明而成，大概在公元前1600年，用于书写迈锡尼希腊语的方言。线形文字 B 的例证已经在出土的泥板和泥瓶上找到，这些泥板的年代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线形文字 A 和线形文字 B 代表了已知最古老的希腊文形式。1952年线形文字 B 经 M. 文特里斯辨认为希腊字母。



灾祸的详情和原因变得模糊不清；留给后人的只有臆测和假说——是由于侵略，还是由于经济衰败？或者源于社会动乱、瘟疫抑或干旱？^[18]

一个新的世界在东地中海周围悄然兴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腓利士人（Philistines）；繁荣昌盛的海岸城市，比如腓尼基^①的提尔（Tyre）和西顿（Sidon）；阿拉姆人（Aramaeans）的一些小王朝；统治北叙利亚到安纳托利亚的鲁维人（Luwians）；远至西北部的弗里几亚人（Phrygians）^②的主要王国，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王国乌拉尔图（Urartu）^③，它面向东方，如今位处亚美尼亚（Armenia）境内。那时，由三个支配性的因素引发了改变，取得了进步，也诱发了危机：第一，为了找寻金属而与西地中海之间发生的海上贸易，起先由腓尼基人成功地经营，后来希腊人取代前者，获得成功；第二，亚述人（Assyrians）的军事力量日趋兴盛；第三，一种简单易行的书写系统扩展开来，字母（the alphabet）^④的发明让书写不再受控于皇室或神殿等官僚主义者，而是可以适用于具有进取心的个人。这三大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致使文明中心向西移动，也就是从近东向地中海方向转移。而距离最近的西方人便是古希腊人。所以希腊人随 7 即受益——实现了他们的机遇，迎来了他们的“奇迹”。^[19]

让我们先谈谈亚述（Assyria）。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传统，国王应该被称作万民之主（Lord of the Whole）和世界四方（the Four

① 腓尼基（Phoenicia），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黎巴嫩的古国，与现在的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一部分接壤。主要城市有西顿、提尔和贝汝特（今贝鲁特）。腓尼基人是公元前1千纪地中海地区最著名的商人、贸易者和殖民者。该国陆续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公元前64年并入罗马的叙利亚行省。

② 弗里几亚，小亚细亚中西部的古国，得名于被希腊人称为弗里吉的民族。他们曾于公元前12世纪赫梯人衰败之后控制小亚细亚，直到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兴起。弗里几亚人的祖先可能是色雷斯人，他们在戈尔迪乌姆建都。传说中弥达斯王国在公元前700年随着辛梅里安人的入侵并烧毁了首都而灭亡。弗里几亚人的金属工艺、木雕工艺、地毯制造工艺和刺绣工艺非常出色。他们的宗教仪式是“众神之母”，后传给了希腊人。1945年以后，美国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了有雕刻的石墓和神殿遗址。

③ 乌拉尔图，亚洲南部亚述北部凡湖周围的古国，得名于亚述对它的称呼。现在该地区分布在亚美尼亚、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北部。公元前13~公元前7世纪达到鼎盛，考古发现可追溯到亚述的撒缦以色列一世（公元前1274~前1245年）时期。

④ 一种语言中的全部字母，统称为字母表，该词英文读音来自希腊文字母α、β。



Quarters of the World) 之主。然而, 亚述的国王们用新的方式使用这些名号。他们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 开始征服和掠夺邻国。亚述年复一年地针对毗邻的部落、王国或城市实施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他们强取豪夺, 征收苛捐杂税, 以便打造和维持强大的军队。公元前 9 世纪伊始, 亚述开始向西扩张, 逼近叙利亚: 亚述纳西拔 (Assurnasirpal)^① 到达地中海。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 亚述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期: 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占领了大马士革 (Damascus)^②, 在公元前 722 年占领了以色列, 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占领了塞浦路斯, 那是国王萨尔贡 (Sargon) 题有楔形文字碑铭的所在地;^[20] 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 在西里西亚 (Cilicia)^③ 的塔尔苏斯 (Tarsus)^④ 附近, 一场海上战役在爱奥尼亚人 (Ionians) 和亚述人之间打响;^[21] 西顿在公元前 672 年毁灭; 埃及在公元前 671 ~ 公元前 655 年受到亚述人的统治。耶路撒冷通过外交手腕破例得以保存。东安纳托利亚的乌拉尔图, 也就是亚述的主要对手, 大约于公元前 700 年遭到北部辛梅里安人 (Cimmerians)^⑤ 的侵略而灭亡; 弗里几亚 (Phrygia) 也未能逃脱颠覆的命运。^[22] 在那时, 希腊人熟知的古革斯 (Gyges)^⑥ 当上了吕底亚 (Lydia) 的国王。他很可能在该地区^[23] 充分利用了日益增强的黄金生产能力, 所以正是由于黄金, 此人理所当然地留在希腊人的记忆之中。^[24] 其时, 位于小亚细亚

① 应该是亚述纳西拔二世, 亚述在公元前 9 世纪达到鼎盛期, 曾远征至地中海。

② 叙利亚首都, 地处前黎巴嫩山脉的绿洲, 自古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居民点,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 有证据显示公元前 4 千纪即有人定居。公元前 15 世纪在埃及碑文中首见记载。

③ 古国, 在今小亚细亚南部, 位于托罗斯山脉南部, 濒临地中海。在古代, 它是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的必经之地, 所以成为各国都重视的一块领地。公元前 14 ~ 前 13 世纪为赫梯人的附庸; 公元前 8 世纪臣服于亚述; 公元前 6 ~ 前 4 世纪归属波斯, 后来相继由马其顿人和塞琉西人统治, 公元前 1 世纪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1921 年以后属土耳其。

④ 古城名, 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南部,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居民, 后被夷为平地, 由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于公元前 700 年左右重建。

⑤ 原居住在高加索和亚述海以北的古代民族, 起源不详。公元前 8 世纪末被西徐亚人 (又称斯基泰人) 赶出俄罗斯南部, 越过高加索, 进入小亚细亚。公元前 696 ~ 前 695 年征服弗里几亚。

⑥ 古革斯是半传说性人物, 原为吕底亚国王坎道勒斯 (Candaules) 的宠臣, 后来杀死坎道勒斯取而代之。



的希腊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臣服于古革斯的势力。他一心向往得到东方的认可，于是与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① 缔结同盟，这个亚述国王反过来把他看作自己的扈从。^[25] 姑且不论他们之间确切的关系在当时表现为何种情况，反正从那时起，一条从小亚细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Nineveh）^② 的直行通道被开辟出来，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随后这条道路被命名为“国王之路”（the King's Road）。

在现代的历史编纂学中，侵略和征服不是受欢迎的话题。通常来说，人们依然无法淡忘由于人类的文化发展所承受的灾难性后果。鲁维 8 人、阿拉姆人、腓尼基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数辈都确实实地遭受过痛苦。然而古希腊人很幸运，他们接触到了先进文化，却并没有因先进文化的猛烈攻击而受到打压。作为西方人中最东面的一群，希腊人主要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物质财富源于贸易而不是军事入侵。大多来自西顿和提尔的腓尼基人成为最先在地中海地区^[26] 发展长途贸易的人群，他们不仅从事奢侈物品的买卖，比如华丽的染料和香水，而且也进行金属贸易；他们的贸易活动延伸至希腊群岛^[27]，还有大陆上的一些城市。训练有素的能工巧匠也会集此地，相当多的人可能是来自亚述蹂躏下的城市难民，他们带来了东方文明的诸多精良技艺，比如青铜器加工、大型建筑、象牙雕刻以及陶器制作等技术。结果，希腊人自己成功地发展起了长途贸易，与腓尼基人并肩发展并相互竞争，从叙利亚经由克里特至西西里和埃特

① 亚述巴尼拔（约公元前 685 年～约前 627 年）。亚述末代国王，公元前 672 年被立为皇太子，其父死后，顺利接掌政权。他曾平定埃及的叛乱，成功地征服了提尔，到公元前 639 年，几乎所有已知的世界都为其掌控。他是热诚的宗教徒，曾重建巴比伦和亚述的许多圣庙，并在尼尼微创建古代近东地区第一座系统化收集、归类图书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泥板文书保留了预言、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祈祷词和咒语、科学文献、词典学文献和民间故事。

② 古代亚述帝国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隔河相望。在亚述巴尼拔统治时期获得最大发展。公元前 612 年被巴比伦尼亚的那波帕拉萨尔及其盟友西徐亚人和米底人占领并破坏。1845 年 A. H. 拉亚德考察发掘出几所宫殿、一座图书馆、几段城墙以及许多门和建筑。